



38425

38425

女人 武则天

赵玫 著

千古以来，她是最伟大的一个女人！她以非凡的才能和手段，极度的智慧与勇气，超越封建礼教的约束，打破男权社会的桎梏，成为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女皇帝。然而，女人做到再高毕竟还是只是个女人。离开这个世界以前，她终于低下了她的头。她取消了武周，恢复了李唐。留下无字碑一块，任由后人评说她的是非功过。





女 人 武 則 天

赵玫
著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人武则天/赵玫著. —北京:团结出版社, 2006.11

ISBN 978-7-80214-205-3

I. 女... II. 赵...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15203 号

出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话: (010) 65133603 65238766 85113874 (发行部)

(010) 65228880 65244790 (总编室)

(010) 65126372 65244792 (编辑部)

网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123456@tjpress.com (出版社)

65228880@tjpress.com (投稿)

65133603@tjpress.com (购书)

65244790@tjpress.com (投诉)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华冠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装订: 三河小窝头装订厂

开本: 150×226 毫米 1/16

印张: 21.25

字数: 358 千字

印数: 8000

版次: 2007 年 1 月 第一版

印次: 2007 年 1 月 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214-205-3/I·115

定价: 26.80 元

(如有印装差错, 请与本社联系)

目 录



上篇 / 1

中篇 / 61

下篇 / 111

终篇 / 183

上篇





我急于接近那个女人。

我想在车窗外看到那女人眼中的所有的景色。我知道那美丽的四季依旧。那永远的大自然。但毕竟洛河干涸了，宽大的河床上只遗留下一道浑浊的小溪。阔大的梧桐树叶上，落尽夏日的尘埃。而她坐在辉煌、灿烂，而又古老的车辇中，做很多女人想做而唯有她一个女人做到了的事情。

她戴着沉重而华丽的皇冠，在漫天的血红中从天边走来。光焰四射的美丽笼罩着她，而她手中握着的，却是一柄无情的权杖。于是她变成黑色的魔鬼。她挥舞着生命在漫天的血红中，成为了一段永不逝去的历史。她失去至亲骨肉，她脚下鲜血淋淋，但她依然顽强地爬向那天子的尊位。到处是血。血流成河。堆积成山的，尽是亲人的尸骨。而四面楚歌，无辜的鬼魂在诅咒她。但是她不管这些，她终于坐在了皇帝的宝座上。她笑着，灿烂而凄惨。她说她深知人的脆弱，所以为了她的生，便必得有人冤屈地死。她说她已身不由己，而杀人如麻是一切君王无奈的选择。她说她看不见血。血总是流淌在她视野以外的什么地方。她说她也听不到哭声看不见眼泪。她的面前，总有一道严酷的屏障。她的男人她的姊妹她的子孙，那些她以女人独有的胸膛深爱过的许多亲人，她不知道他们怎样流泪怎样流血。她只是在那个时辰突然觉出了心的疼痛，然后，他们便消失了，无影无踪了，灰飞烟灭了，化作了她脚下的泥土，耳边的轻风；化作了她只能看见的那遥远天边的一片浮云。然而，她依然执着于那神圣的权杖。她认为，其实那才是人类最伟大的诗篇。结果，当有一天，她终于坐在了那把至高无上的皇椅上，她才得知了她所面对的，不是生，就是死。那便是唯一的法则。她别无选择。她已登上了战车，所以她唯有竭尽全力。是她女人的天生丽质帮助了她。美丽使她获得了成千上万的机会。于是，她一次又一次走近龙床，同那些能给予她生存权力的男人们同床共枕，不管他们是父皇还是太子。这样的故事从她十四岁的时候就开始了。一个十四岁的小姑娘，刚刚开始来月经，乳房正悄悄地鼓胀。她还不懂得什么叫作相爱与作爱，然而她被强暴，被莫名其妙地遗弃，尝尽人间的辛酸苦辣。但，她还是从后宫阴森清冷暗无天日的生活中，得知了女人争宠的意义。那所有的全部。她必须争宠，这是唯一的生路。她于是将四十岁以前的全部精力与智慧，都用在了争宠中。她为此而战斗，不惜鲜血淋漓。她不知道杀戮原来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或许她知道却故意不愿那样去理解。她的手总是鲜嫩白暂，人们没有



在她的指缝中看到过一丝的血污……然后春去秋来，她在四季的轮回中年老色衰；纯粹属于女人的那些东西开始凋落，美丽悄然而逝。尽管风韵犹存但她却再也追不回她的青春。她于是才像抓住救命稻草般抓住了皇宫里的那柄权杖；她于是也才对男人的事情倍添兴致。她觉得一个人能拥有整个王朝才是人生的极致。她从此致力于此。她甚至不再热心用女人的方式与男人睡觉。有天命在召唤她。于是她英勇地走进了男人的世界，并成为了那个男性世界的主宰。

这需要怎样的气魄与才华。

从一个十四岁的小姑娘，直至奋斗到年逾八十的女皇。女皇躺在硕大的龙床上动转不能，而她的头顶却依然是那阔大的屋顶。匠人总是这样建造着她那个时代的殿宇，所以在那恢宏中她才变得那么渺小、虚弱，她享尽显赫的一生便也显得如此微不足道了。

她不记述什么，只任着生命的流淌，只任着她不息的灵魂在天命、权力和人性之间苦苦地挣扎。在冥冥的天意中当她闭上眼睛，不知道她是否还能记得她做民间女孩时的那一段欢乐，是否还能记得她第一次被男人恩宠时那撕心裂肺的疼痛，那抽搐那喊叫那眼泪，那从未经历过的全新的女人的感觉……

所有的恩恩怨怨终于一笔勾销。

她自己选择了自己的归宿，无论功与过，无论荣与枯，无论灿烂还是凋敝，也无论后人敬仰还是唾骂。

那是她自己的事情。

她寿终正寝。在那雄伟而悲壮的坟墓中超越世俗。那样平躺着。一种被解脱了的轻松。自从她走进乾陵，便再没有人瞻仰过她的圣颜。人们只看得见那片死亡的宫殿。那是一片无与伦比的奢华和广阔。后来无数的我们来到这里，就是为了领略这一派浩大的黄土，和黄土上的那无比宁静的苍绿。这才是真正的她。是她让那黑色而巨大的无字碑直刺高远的天空，刺进那满天烂漫而祥瑞的云朵。

于是，我急于接近着这样的一个女人，接近着她谜一般的美丽和她作为女人的毕生，接近着她的每一寸肌肤和每一个心灵的角落，接近着她苦心营造的那武周的王朝。在接近的途中我想看清她。看清她生存、发展的伎俩，看清她与男人周旋的手腕，看清她女人的领悟与谋略，还有，她将芸芸众生把玩操纵于股掌之中的胆魄与艺术。

便是这样的女人。

于是，我先是把自己藏进了故纸堆，在层层看不见却分明能感觉到的灰尘中，去寻觅她的踪迹。我感谢父亲书架里的史书。我埋进去，尽力搜寻。在有关的每一本书中，翻阅她查找她，直到有一天，我觉得自己终于可以接近她了。然后我便带上十岁的女儿，在那个炎热的夏天，踏上了能离她更近的旅程。我们穿越黄河。流着热汗。从洛阳，

她白心身 她寿正寝 她才是为了。



到长安。走遍所有她曾驻足的地方。无数的阶梯，漫漫的古道。我们感受着她，聆听着她，知道和理解她为什么这样那样，又为什么不这样不那样。当我从中原大地和那遥远的西北返回的时候，她便再也不是那么让人捉摸不透。我与她之间的距离仿佛缩小了。我觉得我也许已经可以解释她了。

然后我告别繁华，拔掉电话，缩进了我的小屋。我开始睡不好觉，终日处在一种莫名的烦躁中。我继续读书，读得昏天黑地。我重温古往今来别人对她的解释，直到我厌倦了读书，厌倦了再听别人讲关于她的故事。然后在一天清晨五点的时候，我醒来。天蒙蒙亮。蒙蒙亮的夏日的凉爽。我坐起来。我突然想，这个时辰她也该起床了。

这便是她那个时代早朝的时间。她要梳洗打扮，将她的天生丽质公之于众。那时候她刚刚进宫，住在掖庭的永巷里。永巷深远而狭长，伸展着后宫的悲哀。她不知道她从此将有十二年要远离亲人住在这阴森狭长的巷子里艰苦度日。她带着十四岁少女的浪漫在这个灰蒙蒙的清晨走出了她狭小的笼子般的小屋。她端着手中的铜盆到井边去打水。她揉着眼睛。她抬起头正看见从终南山那边飞来的一群又一群乌鹊。她怀着好奇怀着未曾脱尽的少女的童稚，她知道，新的生活开始了。

她叫武曌。

那是她后来为自己起的名字。而那时候她并不知道这未来的名字意味了什么。

此刻她正端着铜盆站在自己房子的木门前。她张大着惊奇的眼睛，看着眼前急匆匆川流不息的女人和那些被阉割过的男人们。在永巷。在永巷灰暗的巷道里这些涌来涌去的人就像是一股灰色的潮。他们匆匆忙忙做着自己的事情，好像并不认识从他们身边走过去的人。天空是灰暗的，映衬着枯的枝杈和阔大的伸展出来的屋檐。那屋檐高傲庄严地向灰暗的清晨翘起，垂挂着的串串风铃在早晨的冷风中发出幽暗而凄凉的响声。还有乌鹊阵阵兴奋的鸣叫。

武曌在进宫后的第一个早晨第一次看到这些。她觉得这里的一切她全都不喜欢。一切灰蒙蒙的，她无法看清，唯有风铃的响声和鸟的叫声能带给她一丝人间的感觉。连空气都是凝固的。她不懂这皇宫为什么会如此幽暗，幽暗得令人恐惧。她收敛了满脸的明媚，小心翼翼地被人带进这宫人和侍女们居住的掖庭。她被指定住在甬道两旁无数笼子般小房子中的一间。她走进进去，但却有一种被关押进去的感觉。并没有人锁住门，但她还是觉得被锁住了。她觉得屋子里阴森森的，她像是被窒息似地需要大口大口地喘气。那么陌生的幽暗，她害怕极了。然后，她又在那些被阉割的男人透骨的目光中，穿上了那套色泽黯淡的宫廷的服装。她被改变了。然后是深夜。那么静。有昆虫冰凉凄冷的叫声。枯草在摇动。她静静躺在木板床上看悬在屋顶的木



梁。她还听到了报时的沙漏那细沙流动时细碎的响声，然后是从遥远巷道的那一端传来的隐隐约约被压抑的哭泣。武曌害怕极了，她惊恐万状，她不知这里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木板床在她的辗转反侧中发出吱嘎吱嘎的响声。偶尔有戴着帽子穿着棉袍的那些去势的男人从她的门前晃过，脚步声慢慢地消失。武曌开始想念母亲，那么想，母亲送别时的哭声仿佛依稀就在耳畔。

妈你哭什么，我又不是去地狱，我这是要进皇宫……

可是，孩子……母亲苦苦而诉，长跪不起，那一番绝望的告别和撕扯是武曌所不能理解的。

后来，她便在对母亲的怀念中睡着了，睡得很死。她毕竟只有十四岁，所以，清晨从终南山飞来的鸟的鸣叫也没有能把她吵醒。她是被木门上的一阵猛烈的拍击惊醒的，猛地坐起，懵懵懂懂，使劲睁开眼睛才发现这里已不是自己的家。她看见昏暗的油灯接连亮起，一盏一盏从门前穿过。井边是拥挤成一团的黑糊糊的宫人们，她们用清凉刺骨的井水洗脸，然后，便对着木架上那面已生出绿色锈迹的铜镜开始为自己梳妆。

那一张张苍白麻木的脸。

武曌刚刚进宫，平日无事可做，于是，她便总是走出她的小屋，睁大好奇的眼睛去看她身边的人和事。

武曌不知道这掖庭是为所有失宠或终生未曾受宠的女人准备的永恒的住地。这样的女人一旦走进来，就再也离不开这座人间的坟墓。这些宫人们其实都很美丽，即使已经白发苍苍，岁月的痕迹也依然掩饰不住她们曾经拥有的美貌。但是，她们却被弃置在这片苍白的灰色中，被皇室遗忘，直到有一天，连她们的肉体也真的死亡。武曌还不知道，唯有去过势的男人们才可粗暴骄横地同这些被遗忘的女人们混在一起。这是他们以阉割欲望为代价才换取的在石榴裙中穿行的权利。但是他们觉得不公平，所以，他们仇恨这些女人，用皮鞭、沙哑尖细的喊叫和脚上的靴子来对付这些女人，以此来显示他们曾经是男人的威风。

十四岁的武曌当然不可能懂得这些，但是在短短的几天里，她听够了那些宦官对老官人的喝斥和咒骂。那天，她还亲眼看见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女人，因到井边打水时稍慢了一点，就被看守井台的宦官一把推开，摔倒在井边的凉水中。

武曌想跑过去扶起她，但被身后的一双手拉住了。武曌扭转头，她看见的是个美丽成熟的女人，她很冷静地对武曌说，这不是你的家，你不要去管这些闲事，没人去管的。

果然，武曌发现，周围没有任何人去帮助那个白发的老姬。她们好像根本就没看到她被推倒了，也没看到她是怎样费力地独自爬起。

武曌有点想哭。

她神情沮丧地回到了自己的小屋。



尽管弄不懂，但她已凭本能感知到，这个掖庭是一个非常险恶的地方。而她，是哪怕拼着性命，也要竭力离开这阴森的地狱的。

这时候，有人轻轻推门走进来。武曌认出她就是那天早晨在井边拉住自己的那个女人。

她进门便说，我叫腊腊。十年前就进宫了，一直住这儿。我看你年轻气盛，不懂掖庭的规矩。知道吗？那些乌鸦是得罪不得的。

什么乌鸦？

那些宦官呗，你看他们灰衣灰袍的，不像终南山上的乌鸦吗？

武曌笑了，这是她进宫以来的第一次笑。她睁大眼睛，看着眼前的这个叫腊腊的浓妆艳抹的女人。她觉得腊腊已不再年轻，但确实很美丽，而且无拘无束的，使人容易接近。

我很害怕。

腊腊坐下来，她说她要跟武曌讲讲后宫的事情，她刚刚想说，其实这里都是争风吃醋的女人……她的话就被武曌截断了。

武曌问，腊腊，你来宫里这么久了，你同皇上亲近过吗？

腊腊的脸上一片惨白。

那时候她还没有见到过他。她也还从未走进过那座巨大阴冷的太极宫，她不知道那宫殿中所发生过的各种故事。那是座真正的殿宇，宏大庄严，犹如一头潜伏在那里随时准备出击的雄狮。而这座殿宇的主人唐太宗李世民就是那头雄狮，那头猛兽。他叱咤风云，征战南北，在金戈铁马、鲜血淋漓之中，终于杀进了长安城，杀进了这座前朝皇帝隋炀帝的宫殿，将一个崭新的帝国握在手中。

以后，没有谁再见到过这座两朝数代皇帝在此献演伟大史剧的舞台。现在，这殿宇早就不复存在了，连残留的遗迹都没有。岁月无情，它不管这座宫殿曾是怎样地恢宏雄伟，也不管这宫殿曾给美丽的武曌留下了多少切肤的苦痛。

然而，就在武曌正面对着那个已生出绿色锈迹的铜镜，模模糊糊地辨认出她自己的青春时，那个将她召进宫中的太宗李世民已从后宫的寝殿动身，他在左右侍从的簇拥下，向早朝的太极宫大殿走去。他神色严峻，目光深沉，但一身的英武之气却无论如何掩饰不住他内心深处的不尽苍凉。那是种凋敝的景象，也许因为已是严冬。他走在凄冷的回廊上，他觉得他只是履行义务地去上朝，他已经不会再有当年的勃勃雄心和豪言壮语了。

五更的天色依然灰暗。天气奇冷，大地和枯枝被冻得僵硬，空气中飞舞着透明的冰霰。紧闭的宫门外，早已聚集了赶来上朝的文武百官。他们来回跺着脚，将手揣在宽大的棉袍袖子里。他们一律铁着被冻得蜡黄的脸，等待着那个打开宫门的时刻。

然后，那个看更守夜的侍官，在最后的困顿与清醒中，终于蹒跚走来，



打开了那两扇沉重的宫门。于是，门外的官员们蜂拥而入，并开始在城内石板铺成的小路上快步行走。他们默默无语，神色匆匆，闷着头一直向前，好像被什么人追赶似的。他们的脸因这一阵匆忙的小跑，已由在城门外等待时的愚钝、麻木而骤然间变得紧张、庄重乃至生动起来。他们很快找到了自己上朝时的位置，他们严阵以待地站在自己的岗位上，等候着他们的君王上场。

于是，李世民气宇轩昂地走上大殿。他是整个上朝议政的庞大仪式中唯一可以坐在椅子上的人。那椅子便是皇位，他唯有坐在那把椅子上，才可以是至高无上的，也才能够主宰自己，并能冷静而缓慢地审视他眼前这支庞大官僚队伍中每一个人的脸和每一个人的心。他为此曾付出过极大的代价，他不仅驰骋南北，推翻了隋炀帝，而且杀死了与他争夺皇位的手足弟兄。他至今没有忘记那一层层用尸体和血水垒砌的红色阶梯。他常常为此感到恐惧。

这时候坐在龙椅上的太宗李世民显得有几分倦怠。这至少逃不过离他最近的那几位近臣扫视的目光。这使他虽身为皇帝，但仍是觉出了几分不自在，他将目光游离开，他开始心不在焉地听着大臣们的汇报。

皇帝为什么倦怠？这在满朝文武心中是个不言而喻的忌讳。特别是作为外戚的长孙无忌，更是深知其中的奥秘。长孙无忌不仅是朝廷的重臣，还是一年前撒手人寰的长孙皇后的亲哥哥。他深知唐皇李世民是怎样地深爱着逝去的皇后。尽管后宫美女如云，皇后的离去还是使他感到了孤单和失落。那是一种失去了亲人的疼痛，那疼痛是深入骨髓的。李世民从此意志消沉。他甚至也有了那种寻寻觅觅、无所事事，又总是慨叹春花秋月、物是人非的心情。他总是凭栏远眺皇后长睡的昭陵，并大声悲叹不能长久与之相伴。从此他便消沉下去，甚至不再关心他所开创的贞观之治。为了消除孤独寂寞，他开始在龙床上同各种不同风调的女人做爱。后来，后宫的女人也不再能使他满足，他便派出宦官，到民间招募美女，而武曌就是为使他获得更新鲜的刺激而被召进后宫的。但无论怎样荒淫无度，都不能抵销太宗李世民对长孙皇后的怀念。这怀念很深而且很久远，因而变得扭曲，变得使他痛苦不堪。

谁都看出了皇帝在彻夜与女人交欢。

李世民在倦怠中干脆不去想国家的大事。他觉得在不疼不痒中上朝的时辰已经够长了，于是，他把倦怠的目光转向他的儿子们。他即刻敏锐地发现在他一长串的十四个儿子的队伍中，唯独没有由长孙皇后所生的那个已册立为东宫太子的皇位继承人，他的长子承乾。于是，他立刻警觉起来，并声色严厉地询问，太子的病难道还没有好？

满朝文武面面相觑，大殿上鸦雀无声。这时候，专门负责辅佐太子的太子太傅一路小跑地走上来，猛然跪倒在大殿前，叩头不已。

为什么？李世民怒目而视。

老臣不敢欺君，昨日太子便已离开东宫到秦岭狩猎去了，老臣阻拦不住。



李世民愤怒已极，将牙齿咬得咯咯响。他的脸由严厉变得苍白而又无望，他的心则如浇了一盆凉水般变得冰凉。承乾的举动已经越来越不像话了，他身为长子、身为储君，却没有对王朝一丝一毫的责任感。他的所作所为、一举一动都令李世民失望。李世民在愤怒之中将目光依次落在同是长孙皇后所生的另外两个儿子李泰和李治的身上。在皇嗣的问题上他长期无法做出决断。但，承乾肯定是靠不住的了。李世民突然从他的龙椅上站起，并气愤地将手一挥，宣布退朝。

朝臣们开始无精打采地退出大殿，唯有太子太傅依然跪在地上。他知道自己此刻既得罪了皇上，也得罪了太子。但作为朝臣他既不可以不忠，也可以不谏，哪怕他自身的安全会受到威胁。

太极宫尽管恢宏威严，但却阴冷潮湿，不见天日。而此时冬日的阳光，已透过枯硬的枝杈，斑斑驳驳地照射在了殿外庭院中的石板路上。

巍峨壮丽的秦岭确实使太子承乾心旷神怡，他觉得唯有骑着马在崇山峻岭中奔跑，他的心才能宁静，他紧张的神经也才能松弛。

承乾在恣意奔驰之中，想到了此番不辞而别来秦岭狩猎会在朝中引起的震动。他可以想见父亲的那一番愤怒，还有那个亲兄弟李泰暗中得意的窃笑。承乾凶狠残暴地射杀一切从他眼前穿过的动物，包括那些宁静善良的小鹿。他眼看着它们抽搐而死，他早已不相信这世间还有什么善良的事物。连自己的亲兄弟都已不顾手足之情，决心将他从东宫太子的位置上赶下去，并且阴谋狡诈费尽心机，他承乾还有什么可顾忌的？此刻，他与那个夜夜与之同床共枕的十四岁的乐童称心一道前来狩猎，这才是他作为太子生活中最大的乐趣。那是种幸福，是比未来获取王位还重要的一种幸福。

而朝廷是什么？不过是一个屠宰场。承乾尽管读书不多，但他对此还是看得清的。本来他自懂事就已牢牢坐在了太子的位子上，出生的时间使他幸运地成为当然的王位继承人。所以，他有恃无恐，放荡不羁，而这些明明都不该威胁到他储君的地位，可那个亲兄弟李泰竟不顾一切地见缝插针，并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顷刻便获得了父皇李世民的赞赏与宠爱。承乾并不否认他这个一母同胞的兄弟才华超众、智谋过人，他精通经书，修史研志，但问题是李泰把这些全当作了取悦于父皇的资本，他最终的也是最险恶的目的，则是踏进东宫，要取代他承乾。而父皇竟然会被李泰的这些权术与计谋所蒙蔽，甚至也流露出要废掉自己的意思，这才是使承乾最最愤怒和苦恼的。他怨恨父亲。所以他不顾朝廷的规矩，不辞而别，把那个盛怒中的皇帝尴尬地丢在满朝文武中间。承乾想到这些，心里便有了种幸灾乐祸的快意，他于是两腿一夹，在浩莽的秦岭中更快地奔跑起来。

每当承乾射中了空中的鸟或是林中的兽，都是那个俊美的称心飞快地跑过去，把插着利箭的那些猎物拖回来。他在山林中追逐着承乾。他奔跑着，笑着，高声呼喊，他那童稚清脆的嗓音在山谷里引出阵阵回声。他尽情地奔跑之后，总是喘着大气，两颊被山野的风吹得通红。然后，他仰起头，用



一种迷茫的梦幻般的目光去看那个马上的男人李承乾，那么清纯可爱，就像大自然一样使人赏心悦目。承乾无法抵御称心的诱惑，于是他一把将这美少年拉上马背，然后跃马扬鞭，在奔驰中把称心紧紧地紧紧地贴在胸前。在无限的温热中，承乾直抵林中皇室狩猎休息的那片木屋，并急不可待地在滚烫炭火的烘烤中与称心亲近。

承乾对称心变态的宠爱，在东宫已成为尽人皆知的公开秘密。但没有人敢把这一层说出去，就是皇上亲自派来教育太子的太子太傅和近臣们，也没有谁敢把承乾的这种不光彩的隐私泄露给皇上。而承乾就是看准了这一点才变本加厉。他不再回避，也不再克制自己，他就是喜欢这个称心，喜欢看着他，喜欢与之同床共枕，喜欢与之交欢。他身为太子，有巨大的权利，他何以就不能拥有这样一个可爱的少年呢？承乾的倾心于称心，其实最初只是为了消遣。那时候他很苦闷，任何女人都不能再使他兴奋。于是，有人对他说何不找个美少年来试试？于是称心来到了他的寝殿，并睁大了那双天真无邪又迷茫梦幻的眼睛看着他。他觉得那种感觉奇妙极了。那是任何女人的妩媚所不能比拟的。相比之下，女人反倒令承乾反感了。很快这刺激变成了一种感情，一种肌肤之亲之后难舍难分的那种感情。他要每日每夜每分每秒地看到称心。他要感觉到称心的呼吸，他要伸出手就能触到这个男孩的身体。从此称心不离左右，同行同止。而承乾的这种变态的行为，很快引起了太子太傅以及身边官宦的警觉。他们认为，承乾作为皇位的继承人，无论怎样纵欲贪欢，只要是同女人，便都不是问题。但关键是，太子竟与一个男人陷在这种荒唐的情感纠葛中，那就真是大逆不道了。于是他们反复委婉地向承乾进言，但都被承乾粗暴地驳回。此时承乾对称心的宠爱，已经一发而不可收，进入了一种几近疯狂的状态，已经是任何人都不能阻挡的了。

于是，在这茫茫秦岭的木屋中，承乾忘了朝廷忘了寒冷而只是紧抱着称心。他把称心冻红的小手紧贴在自己火热的胸膛上，并不停地去亲吻他细嫩的脸颊。一天的劳累奔跑使称心很快就在承乾的怀里睡着了。承乾在幽暗的灯光下凝视着称心，他完全陷入了一种非常古怪奇异的迷恋之中，而从他眼中闪出的光辉也是极为温暖极为柔和的。他知道他自己对称心的爱是发自内心、是超越一切的，也是无论谁也都不可能改变的。在称心的面前，王位已不再重要，那个阴谋谋位的李泰也不再重要。重要的只是这个天使般的男孩，他才是承乾生活和生命中的一切。父皇可以丢弃他废黜他，但称心不会。称心是会永远同他在一起的。幸亏在王位之外他还有称心，这是承乾深深为自己庆幸的。

他从心底对身边这个熟睡的男孩涌起无限的感激之情。他觉得毕生有称心陪伴，真好。

秦岭峡谷间的风吼叫着。夜越来越深，远处是野兽的哀号。

那个承乾与称心同住的山岭上的小屋摇摇欲坠，在北风的狂暴中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直到天明。

另一个不为朝廷上任何事件所动的就是武曩。她依然懵懵懂懂，在掖庭的永巷里走来走去。她试图找到一扇门，找到能走出这阴暗、通向光明的门。

她总是睁大好奇的眼睛。

腊腊告诉她，那个女人名叫徐惠。她比你进宫早不了多少，一开始也住在你这样的鸽子笼一样的房子里，阴暗潮湿，不见天日。但很快她就受到恩宠，不停地和皇帝睡觉。然后没有多久，就搬到那个小院去了。还有专门的侍女伺候。听说皇上常送来礼物，就是说，徐惠还有继续往上爬的可能……

往上爬？

她现在只是个才人，慢慢还可以升为美人、婕妤、昭仪、贵妃，说不定还能当皇后呢。这才是后宫女人最高的位置，是你我这辈子也不要做的梦。

为什么？我怎么就不能当皇后？

你疯了吧？腊腊认真地看了看武曩的脸。哦，说不定你行。不过要等等。哎，你看，那个风一吹就会倒的妖精来了。

谁？

徐惠呗。呸！腊腊以她年深日久所积累下来的对后宫受宠女人的仇恨与忌愤，狠狠地朝徐惠走来的那个方向吐了口唾沫，便昂起头扬长而去。

武曩认真地望着走来的徐惠。她承认无论如何，这些天来，在众多的宫人中，最引起她注意的，还是这个女人。她尽管并不十分美丽，但看上去却亭亭玉立，彬彬有礼，瘦削的肩与瘦削的脸颊使她气质非凡，格外与众不同。其实她同武曩的年龄差不多，但她却显得端庄文静，仪态万千，一派大家闺秀的气度，这是武曩不得不叹服的。徐惠走路来温文尔雅，说起话来也是轻言细语，而且对掖庭的所有女人都会报以永恒、灿烂的微笑。但这更引起腊腊她们这些老宫人的愤怒。她们每每见到徐惠，不是吐唾沫，就是大骂一声妖精，很明目张胆地欺侮这个女人。而就是面对这些，徐惠也依然是一团和气地面对着每一个女人。唯有掖庭中一向蛮横的宦官们对徐惠另眼相看。他们除了对她很客气之外，还竭尽巴结、阿谀之能事，尽量为徐惠的生活提供便利。

腊腊说，这个妖精不过是凭着会写几个臭字就骗住了皇上，你看她就像一根木棍，你比她可漂亮多了，你干吗不跟她争一争呢？你不该坐着等死，就像我们这样。

于是武曩满怀激情与热望。她本以为青春和美貌是可以战胜一切的，但是慢慢地，她发现后宫的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而与徐惠这样的女人比个高低，又谈何容易。

徐惠是因其才华被召进宫里并封为才人的，而她武曩则是以其美貌来到掖庭。她们进宫的时间尽管相差不多，但徐惠不仅已屡受恩宠，而且还搬进





了别院。而武曌则连皇上的样子还没有见过，可见这个皇上对女人的美貌已不感兴趣。他此刻更欣赏的，可能是知书达理、多才多艺、出自名门的女人。武曌虽也生在官宦之家，父亲武士彟又是高祖李渊的朋友，但父亲在做官之前，毕竟只是靠着个人奋斗，以木材生意发达的商人，没有世袭的爵位。而商人是被人看不起的。尽管父亲娶了有贵族血统的隋炀帝的近亲为妻，但依然无法提高身份和地位。母亲的血统是无法改变武曌卑微的门第和出身的。所以，尽管她也从小读书，聪慧过人，且美丽绝伦，却依然无法真正跨入上流社会的大门。就是被召进宫内，也仍是比出身高贵的徐惠低一等，这一重无法选择也无法改变的家庭背景，以及那个时代顽固的门阀观念，无疑会给武曌的未来蒙上痛苦的阴影。这与生俱来的卑微，使武曌在徐惠这样高贵的女孩子面前，第一次感到了自卑，感到了被歧视，同时也感到了回天无力，感到了这是命运对她的残酷捉弄。

于是一种在掖庭后宫抬不起头来的感觉油然而生。

这还仅仅是开始。

但武曌的天性是争强好胜，这又使她不肯败下阵来。她觉得只要有机会她就一定能打败这个徐惠。所以她心里尽管很拿徐惠当回事，表面上却尽力做出极不屑一顾的样子，就是与徐惠擦肩而过的时候，她也从不对徐惠微笑。她不理睬徐惠投过来的任何友善的、平和的、亲切的乃至于恳求的目光。结果，这一次徐惠就停在了她的对面，并且对她温和地微笑着。

徐惠说，你刚来吧，你比她们讲的还美丽。

武曌说，这我知道。

你叫什么名字？

这和你有关系吗？

徐惠有点难堪，但她想了想还是平和地问，想家吗？

武曌说，这也是我自己的事。

徐惠又说，你看，在掖庭的东北角上，有个内文学馆，书很多。我常去那里，有空你也可以去读读书。

那些书我全都读过了。

徐惠依然和颜悦色，她说，这后宫的是是非非很多，许多人就把青春全浪费在这是非中了……

武曌说，我知道就是你没消耗青春，就是你不是非，那你干吗要来找我？

我只是觉得你刚来肯定很多事情不习惯。再有，我真的是——见你就很喜欢你，我希望你来我的屋里玩儿。

武曌说，我不会去的。说完就绕开了挡在面前的徐惠。武曌大步离去时把头昂得很高。

后来腊腊听说了这一番对话，她认为这是徐惠故意在武曌面前炫耀。她带着长达十多年的偏见，总是妒火中烧地仇恨一切能与皇帝亲近的女人。而



且，她也是看准了徐惠的善良单纯，才敢放开胆子欺侮她的。

腊腊所代表的，几乎是掖庭里所有被遗弃的女人的看法。所以徐惠尽管在皇上那里受宠，但在掖庭中却显得很孤单。她尽管屡受皇恩，却还没到能搬出掖庭住进后宫的份上。于是，她反而成为了这些宫人们发泄仇恨的目标。无论她走到哪儿，都有利箭般仇恨的目光射在她身上，好像她得到恩宠，是犯了十恶不赦的大罪。她因此而得罪了那所有长年得不到恩宠的美丽的女人们。她们是一个因怨恨而愤怒的美丽的群体。她们中每个人都像一只被困在笼中的凶狠而美丽的母兽。她们先是明争暗斗要尽手腕地去争夺那唯一的男人，而一旦她们再也不可能获得那个男人，她们便扭转身，随时准备着去撕扯能获得那个男人的女人。徐惠此刻就是这样的女人。她正被那些女兽们撕扯着，咬噬着，并承受着她小小年纪本无力抵御的攻击与压力。但是皇上不知道这些。徐惠不是那种歹毒张狂的女人，她也无意对皇上提起这些。她更无意利用皇上的恩宠一步一步地往上爬。她知道，要跻身于后宫宠妃的位置还有漫长的路，而她决不是那种会为这条路而奋斗不已的女人。那是她的心智和她的精力所达不到的，她的身体也太瘦弱了。所以，她才能自进宫起就淡淡泊泊，清清静静。皇上要她去时，她便尽全力侍奉皇上；皇上不需要她了，她便留在院中潜心读书，将一切看得很超然。因而她才能默默承受那些女人强加给她的所有压力。

徐惠显然不喜欢掖庭的这些困兽犹斗的女人，但是她对武曌的关切，却是出于一片真心。武曌进宫后的那种茫然若失，使她想到了她自己刚进宫时的孤单无助。所以，她才觉得她该帮助武曌，帮助那个看上去美丽聪明的女孩子。她同情武曌，想同她讲话。她甚至想如有机会，她会在皇上面前提起武曌，去为她争取那个恩宠的机会。但是，这一切徐惠还没有来得及去做，武曌就被腊腊她们拉走了，使那个女孩成了徐惠天然的敌人。徐惠想，倘若武曌有一天也被皇上召去睡觉，她又该怎样置身掖庭？

不到二十岁便已身宽体胖的魏王李泰，对他的哥哥太子承乾的荒淫无度，越来越感到庆幸。承乾终日托病不来上朝，使得父皇李世民对他也越来越失去信心，并认定他就是一个扶不起来的天子，他白白坐在了太子的位置上，他还坐了很多年。父皇对承乾的反感，使李泰更是信心十足。他一方面命著作郎萧德言、秘书郎顾胤继续奋力修撰《括地志》，以显示他的才华，博得父皇的欢心；一方面窃喜哥哥的不争气，他竟然没有等到有人来抢他的位置，就主动为自己预演了一幕必然要跌落下来的丑剧。承乾的自暴自弃，使李泰坚信他拿到太子的位置已是唾手可得的事情。他不必着急，也不必做手脚，过不了多久，承乾自己就会把东宫拱手让给他。李泰在心里得意地笑了。这时候他对承乾这个亲兄弟已再无一丝手足之情，他知道越是亲兄弟在皇位继承权的争夺上就越是残酷激烈，你死我活。何况，承乾确实不是做国君的材料，大唐王朝如若交到他的手中，只能是一天天衰败下去，这就不是



兄弟感情的问题，而是关乎国家社稷兴亡的大事了。

尽管李泰对东宫太子的位置觊觎已久，但两兄弟之间只是明争暗斗，还从未发生过正面的冲突，李泰也未曾对承乾真正动手。直到有一天，李泰通过魏王府派到东宫的耳目得知了承乾狎称心以及巫师在东宫大变戏法的事情之后，他才再也沉不住气了。他一反常态，不再采取对东宫观望的态度，不再等待着承乾自己一天天堕落沉沦，直到有一天瓜熟蒂落……他等不及了。他知道父皇一旦得知此事，就会彻底宣判承乾的死刑。承乾会不会被赐死他不关心，他只是觉得这个能成为太子、住进东宫的机会对他来说太重要了。他不能再错过这个机会了。于是他按捺不住心中的权欲，精心策划，最后终于通过朝臣中那些拥立他为太子的所谓魏王党的嘴，将承乾的种种劣迹和盘禀报给了太宗李世民。

与男性通奸以及在宫廷蛊惑巫术，对承乾来说已构成不可饶恕的罪恶。

李世民怒不可遏，周身颤抖。

紧接着，浩浩荡荡的皇家禁军便全副武装地向东宫进发了。

东宫毫无准备。柔迷的音乐正在东宫的殿宇间鸣响着。宽敞的大殿里，太子承乾正同他的亲信僚属们玩着突厥人送葬仪式的游戏。此刻，狩猎时不慎把脚摔坏的太子承乾，正赤身裸体地躺在大殿的中央，而周围是骑在马上绕着他奔走的骑士。承乾时而在地上发出奇怪的叫声，时而爬起来模仿突厥人的舞蹈。而他的那个宝贝称心则沉浸在这种怪异游戏的狂热中，奋力吹奏着手中的木笛。

承乾根本就想不到这座只属于他的东宫内会突然站满了皇宫禁军，他们一个个神色严峻，一副铁面无私的样子。承乾一下子惊呆了。他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他慌乱已极，匆忙从地上爬起，想离开大殿。但他还没有站起，便被冲上来的禁军用剑戟逼迫着退到了大殿的一角。在惊魂未定中，他眼看着禁军杀人不眨眼地将那些方士腰斩在大殿的中央。一时间血肉横飞，大殿里充满血腥的气味和东宫的人们惊恐无望的惨叫声。

承乾眼看着禁军们抓住了那个吓得四处乱跑的称心，他想去救那个可怜的男孩，但却被禁军死死地堵在墙角。他大声喊叫着，声嘶力竭，他告诉称心快逃出大殿。可称心还是被抓住，不由分说地被劈成了两截，那鲜红的冒着热气的血喷溅而出。身首分离的称心被弃于殿外。

承乾绝望了，他发疯地吼叫着。他和看守他的那些士兵奋力拼搏。他的双手被迫着他的利刃割破，流着血，但他依然要杀出去。禁军们直到确认称心已经死了，才把承乾从那个大殿的死角放出。

承乾满身是血，疯了般跑出大殿。

他在堆放的尸体中一眼就看到称心的那颗头颅，他绝望地哭泣。他的脸紧贴着称心那苍白的脸和那望着蓝天的张大的眼睛。称心的脸上充满了死前的惊恐，他就在这惊恐中结束了短促的生命。他还是个孩子。他是无辜的。他还什么也不懂，是承乾要他那样的，他怎么可以违抗承乾，违抗一位太子